

爱智文丛

王路 著

读不懂的
西方哲学

How to Understand Western

Philosoph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可口可乐支持清华大学文科建设基金资助项目

How to Understand Western Philosophy

读不懂的
西方哲学

王路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不懂的西方哲学/王路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

(爱智文丛)

ISBN 978-7-301-18378-6

I. ①读… II. ①王… III. ①哲学—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60344 号

书 名: 读不懂的西方哲学

著作责任者: 王 路 著

责任编辑: 田 炜

封面设计: 海云书装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378-6/B · 095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philo@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一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21 印张 292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序

我主张用“是”来翻译 *being* 及其相关概念,并且把这种翻译贯彻始终,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论著要引用发表的文字,这样才符合学术规范。作为序,则可以随意一点儿,可以谈一些私下里的东西,谈一些文字讨论背后的东西。

有关 *being* 的问题,文字讨论很多,会上会下的讨论也很多。下面是一些朋友对我说过的话:

——关于 *being* 的问题,我并不赞同完全翻译为“是”。但是,今天遇到 *being*,谁都要考虑一下,谁也不能想也不想就把它翻译为“存在”。所以,有这一点你就应该满意了。

——关于“是”的翻译,你说的我都能理解。但是,它不被人们所接受,大概是因为在中文中,“是”不能做名词。

——*being* 的翻译确实是个重要问题。你就没有想过自己做些翻译吗?

我听到类似的话很多。这三段话体现了三种不同的看法,引人思考。说话者都是研究西方哲学的,都做过翻译,而且名气不小。这些话都是善意的,赞许的。但是,我还是听出了一些背后的意思,正所谓听话听音儿。

第一种看法比较有普遍性。认识到 *being* 问题的重要性,认识到它主要有两种含义,不仅表示存在,而且是系词,如今这已是学界的共识。与过去把 *being* 简单地翻译为“存在”相比,如今一定要考虑它的系词含义,要参照这种意义来翻译这个词,而且,人们也接受了“是”这

种翻译,这确实是一种进步。但是,人们不能同意用“是”来取代“存在”,从而“一‘是’到底”的做法。所以,第一种看法实际上是赞同在一些场合和地方把 being 翻译为“是”,但是不赞同把这种翻译贯彻始终。这对我的主张,是一种支持,也是一种婉转的批评。

第二种看法也是可以经常听到的。认识到 being 的通常用法是系词,接受这一点应该不是什么难事。而且,既然认识到这一点,不接受似乎也是不对的。因此,基于这种认识,若是不把 being 翻译为“是”,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存在”这个词不是系词,也不会有系词的意思。这也是我主张用“是”来翻译 being 的一个主要理由。但是,西方人讨论的 being 是名词,而中文的“是”不是名词,由于词性和词型的不对应,似乎就有理由不赞成用“是”来翻译 being。比如有人还提出相应的翻译原则:遇到 being 这个词,动词形式翻译为“是”,名词形式翻译为“存在”。这样,用“存在”还是用“是”来翻译 being,似乎就是一个翻译问题,而不是一个理解问题。

第三种看法是从翻译本身考虑的。它说的似乎是关于翻译的建议,其实是暗示,用“是”来翻译 being,乃是非常困难的,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把这样的翻译贯彻始终,其实是很难做到的。

以上三种看法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点共同之处,这就是:它们都是从翻译的角度考虑的,而不是或主要不是从理解西方哲学的角度来考虑的。这样说可能有些极端,因为翻译本身基于理解,因此翻译中不会没有理解。但是在我看来,从翻译出发还是从理解西方哲学出发,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从理解西方哲学出发,就应该考虑 being 这个词最主要的用法和意思是什么,就应该考虑用一个词如何能够体现和表达出这种通常的用法和意思。既然认识到 being 的通常用法是系词,那么对这个词的翻译就应该首先反映出这种系词的性质和意义。在西方人关于 being 这个词及其相关概念的讨论中,我们看到的若是“存在”这个词及其相关概念,我们又怎么能够知道他们讨论的乃是系词意义上的东西呢?或者,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他们的讨论是与系词及其含义相关的呢?简

单地说,难道我们会想到他们的讨论与系词有关系吗?

从理解西方哲学出发,若是认为应该反映 being 的系词特征,因而要用“是”来翻译它,并且在这种意义上来理解它,那么即使“是”这个词在中文中不是名词,难道会造成翻译的问题吗?具体地说,即使“是”这个词本身(过去或通常)不是名词,难道我们(今天)就不能把它表达为名词吗?即使汉语没有西方语言中那种区别名词和动词的语法形式,难道这意味着在中文翻译中,“是”就只能做动词,不能做名词吗?我曾经说过,在“是乃是……”这样的句子表达中,前一个“是”乃是名词,后一个“是”则是动词;而在“是之……”或“是的……”这样的短语中,“是”也肯定是名词,而不会是动词。在这样的表达中,难道我们真区别不了“是”这个词是名词还是动词吗?我认为,从汉语自身的表达能力来说,把“是”表达为谈论和思考的对象,不仅没有什么问题,而且也不困难。最保守地说,用加引号的方式总是可以做到的吧!

把 being 翻译为“是”,确实会有困难。一个主要的困难是需要改变过去的翻译。“根据(参照)某某译本”,这种说法是重要译名的常见解释,也是年轻译者模仿前辈和著名译者的常见做法。由于在过去的翻译中,being 主要被译为“存在”,因此今天若要以“是”来翻译 being,那么不仅要改变过去的翻译,而且当下的翻译也会变得没有“根据”(或“参照”)。另一个主要的困难是需要改变已有的认识。一个人在翻译之前已经读过许多西方哲学著作,对西方哲学做过许多研究,也形成了一些既定的理解。由于中译著作绝大多数表现 being 的地方是“存在”,而不是“是”,所以,人们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有关“存在”的理解和认识。在这种情况下,若要把 being 翻译为“是”,则要改变已有的认识,即不能再把它理解为“存在”。过去的翻译和理解是多年形成的。它们相互交替,互相影响,形成了现有的翻译历史和现状,也形成了人们对 being 理解的历史和现状。因此,改变对 being 的翻译和理解所涉及的问题实际上是双重的:既有如何对待已有翻译著作的问题,也有今后如何从事翻译的问题。也许正像有人说的那样,这种改变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尽管代价可能是大了一些,我还是认为,我们应该把 being 理解和翻译为“是”,并且把这样的理解和翻译贯彻始终。being 是西方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关于它的理解问题势必会涉及关于它的翻译,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理解的问题。它的实质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西方哲学。围绕 being 这个词和概念的问题固然很多,但是从理解西方哲学的角度出发,则可以把它们简单地归结为一个:西方哲学家为什么要讨论这个 being? 确切地说,他们为什么要讨论这种系词意义上的东西? 与这种思考相关,即使仅从翻译的角度出发,我也要问: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种东西表达出来? 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种东西表达出来? 我们又该如何把这种东西表达出来? 而从理解西方哲学的角度出发,我更想问:把这种东西表达出来重要吗? 不把这种东西表达出来行吗? “存在”一词能够把这种东西表达出来吗?

理解是翻译的基础,因而翻译与理解相关。谈论关于 being 的理解,不谈关于它的翻译是不可能的。而一旦谈论关于 being 的翻译问题,就会牵涉到具体的译本和译者。我也确实主张,一定要结合文本来讨论这个问题,而不要空洞地谈论 being 是什么意思。以前我是这样讨论的,本书也是同样,而且更进一步,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前辈译者和当今一些一线译者的译本进行讨论。这里我想明确说明:我所讨论的主要是对 being 这个词和与这个词相关的概念的理解问题,而不是翻译的对错问题。我想通过这些讨论指出,把 being 翻译为“存在”乃是有问题的,这样的问题影响了我们对原作者文本的理解,也影响了我们对原作者思想的理解。

我希望,我的工作能够引起学界同人的重视,能够给人以启发,能够引起人们更多和更深入的思考。

感谢书中所引译者的工作! 我尊重他们的翻译工作,也尊重所有西方哲学著作译者所做的翻译工作。这里我对他们的工作表示钦佩和敬意!

衷心感谢北京书生研究中心! 多年来它一直资助我的学术研究,没有任何要求,不求任何回报。

衷心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田炜女士！她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所有为本书出版付出辛劳的同志！

作者

2010 年 3 月于清华

引言

围绕西方哲学中的“being”^①,国内已经讨论多年。究竟应该把它翻译为“存在”、“在”或“有”,还是翻译为“是”,看法各异。翻译的基础是理解。所以我一直认为,围绕这个概念的讨论,归根结底,还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

我主张以“是”来理解和翻译“being”,并且在西方哲学的研究中把这样的翻译和理解贯彻始终^②。人们批评的一种所谓“从古到今,一‘是’到底”的观点^③,大概就是指我的这种看法。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有人认为,应该按照不同的语境来理解西方哲学,根据不同的语境而采取不同的译名^④。按照这种观点,有些地方应该把 being 翻译为“是”,有些地方应该把 being 翻译为“存在”。有人就明确指出,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应该用“是”,黑格尔的理论应该用“有”,而海德格尔的理论应该用“存在”^⑤。

① 本书以英文“being”一词表示西方哲学中与它相应的词,包括希腊文中的“einai”和德文中的“Sein”(以及拉丁文中的“esse”)等等。在有明确说明的语境中,“being”可以只是指英语中这个词,而在没有明确说明的语境中,“being”也可以指希腊文中的“einai”或德文中的“Sein”。因此并不排除,在专门论述某一哲学家的思想时可能会使用他所使用的语言,比如在谈论海德格尔时可能会使用 Sein 一词。

② 参见王路:《“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③ 参见赵敦华:《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中的十个误解——从 Being 的意义谈起》,《哲学动态》2004年第10期,第8页。

④ 例如参见王晓朝:《读〈关于“存在”和“是”〉一文的几点意见》,《Being 与西方哲学传统》上卷,宋继杰编,第48—54页。

⑤ 参见赵敦华:《“是”、“在”、“有”的形而上学之辨》,《学人》第四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

表面上看,我的观点比较极端,上述其他观点比较灵活。但是我认为,这里的根本区别仍然在于对“being”的理解。直观上看,同样一个 being,之所以能够此处译为“是”,彼处译为“存在”,还不是凭借译者的理解吗?同样一个 being,之所以把亚里士多德的论述译为“是”,把黑格尔的论述译为“有”,把海德格尔的论述译为“存在”,总不会是因为亚里士多德使用的是希腊文,而后者使用的是德文,也不会是因为黑格尔使用的是古体德文“Seyn”,而海德格尔使用的是现代体的德文“Sein”(尽管他有时也用“Seyn”一词)吧!因此,这里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理解。

与过去一直以“存在”来翻译和理解 being,甚至不假思索相比,今天能够认识到并且主张,在一些地方不能而且也不应该把 being 翻译为“存在”,而应该翻译为“是”,无疑是进步。但是我认为这还远远不够。从理解的角度说,关键问题不在于一个哲学家的某一句说的是什么意思,某一段话说的是什么意思,而在于他的主要著作、主要思想、主要论述说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一个哲学家说的“being”是什么,不在于他说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段落,而在于他的整个思想,主要思想。而且,我强调把“是”的理解贯彻始终,指的不是对某一个哲学家的理解,而是至少对哲学史上最主要的哲学家,即构成哲学史主体的哲学家的理解。所以我强调,这实际上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

人们不赞同以“是”来翻译 being,有许多理由。比如,在有关讨论中,有人说“不少人建议用‘是’来强行翻译 Being 一词”^①。这似乎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但是其中的“强行”一词不仅表达出不赞同用“是”来翻译 being,而且似乎还隐含着一种指责:这种翻译本来就是行不通的,可还是非要硬来不可。又比如,有人认为,用“是”这个译名会有一个严重的后果,“易于把形而上学的思辨理解为纯逻辑的分析”;“是”可以表达命题中主词和谓词之间的关系,但是“是”的解释“有过于浓重

① 邓晓芒:《Being 的双重含义探源》,载《Being 与西方哲学传统》上卷,宋继杰编,第 287 页。

的逻辑学倾向,而我们显然不能把哲学仅仅归结为逻辑学或语言学”^①。还有人认为,“是”的这种译法隐藏着一种倾向,这就是把“existence”(存在)从“being”(是)彻底割裂出去,从而完全从知识论甚或逻辑学的角度去理解哲学^②。无论这些看法是不是有道理,它们至少表明,是不是采用“是”这个术语,确实牵涉到理解的问题。它不仅牵涉到人们对西方哲学中 being 这个词本身的理解,而且牵涉到人们对哲学、语言学和逻辑的理解,包括对这些学科本身的理解,以及对它们之间关系的理解。这就充分说明,在西方哲学研究中,应该把 being 翻译为“是”还是“存在”,或者,being 究竟是“是”,还是“存在”,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本书将以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导论》中的论述为例,并且以国内一些学者关于海德格尔和托马斯·阿奎那的讨论为例,具体而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在进入文本研究之前,需要有以下几点说明。

第一,本书的目的主要不是探讨上述哲学家的思想,而是探讨对他们思想的理解。因此,本书要对一些中译文进行分析讨论。

第二,本书主要探讨关于 being 的理解。因此在所引译文中,本书主要围绕与 being 相关的翻译进行探讨。

第三,本书将通过分析指出,由于把 being 翻译为“存在”或“在”,给我们造成了理解的问题,本书还要具体分析它们是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第四,本书将把 being 翻译为“是”,以此对中译文做出修正。本书还要指出,这样的翻译消除了原中译文给我们造成的理解问题,并且说明为什么修正的中译文可以消除原有的理解问题。

第五,基于上述讨论,本书将进一步讨论,为什么在西方哲学的研

① 周迈:《论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存在(是)“on”》,载宋继杰编:《Being 与西方哲学传统》,第 809—810 页。

② 参见宋继杰编:《Being 与西方哲学传统》下卷,河北大学出版社,第 1172 页。

究中,应该以“是”来翻译 *being*,并且应该把这样的翻译贯彻始终;而且,为什么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翻译问题,而主要是理解的问题。也就是说,本书将说明,为什么以“是”还是以“存在”来翻译 *being* 及其相关概念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这个问题归根结底乃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

目 录

序	(1)
引 言	(1)
第一章 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	(1)
一、关于人是万物的尺度	(1)
二、关于感觉与判断	(11)
三、应该是“是”，而不是“存在”	(25)
四、是与真	(36)
五、为什么是“是”，而不是“存在”？	(51)
第二章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62)
一、存在是什么？	(62)
二、最确实的原理及其论证	(67)
三、词典解释	(78)
四、实体与存在	(82)
五、是本身	(90)
六、矛盾律及其论证	(96)
七、“是”一词的解释	(106)
八、是与实体	(111)
九、《形而上学》的主要思想	(119)
第三章 胡塞尔的《逻辑研究》	(124)
一、科学与知识	(124)
二、规范科学	(130)

三、系词及其表述·····	(139)
四、起源·····	(147)
五、为什么是“是”，而不是“存在”？·····	(155)
第四章 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导论》 ·····	(163)
一、问题的提出·····	(163)
二、“是”与“在”有什么关系？·····	(170)
三、如何理解“在”与“思”？·····	(180)
四、应该是“是”，而不是“在”·····	(185)
五、为什么是“是”，而不是“在”？·····	(207)
第五章 读不懂的解读 ·····	(215)
一、关于海德格尔的论述·····	(216)
二、关于托马斯·阿奎那的论述·····	(225)
三、几点思考·····	(234)
第六章 一脉相承的“是” ·····	(240)
一、语言·····	(240)
二、语言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	(246)
三、“是”与“存在”·····	(254)
四、逻辑与哲学·····	(263)
五、“是”与知识·····	(272)
六、中西差异·····	(278)
 附录1 上帝的名字及其翻译 ·····	(290)
附录2 讨论“是”与“存在”的问题、方式与结论 ·····	(302)
主要参考文献 ·····	(322)

第一章 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

柏拉图是古希腊哲学家,他留下来的对话是我们了解和研究古希腊思想的宝贵资料。在柏拉图时代,尚未形成学科划分,因此他的著作没有分门别类,这与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此外,柏拉图的著作以文字和文体优美著称,许多对话成为文学经典。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柏拉图的对话就没有理解的问题,尤其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还有一层通过翻译来理解的问题。在理解柏拉图思想的过程中,有些问题是柏拉图本人的,有些问题则是由中译文造成的,尤其是在涉及“being”的地方。在我看来,由于把“being”翻译为“存在”,结果使本来没有什么问题的地方产生了理解的问题,从而使本来可以读懂的地方变得无法理解。这种情况对于理解柏拉图的思想显然是不利的。

在柏拉图的著作中,涉及“being”的讨论很多,尤其是在《泰阿泰德篇》、《智者篇》、《巴门尼德篇》、《国家篇》等对话中。本文将以《泰阿泰德篇》为例,说明以上指出的问题,并且试图在这些说明的基础上简要探讨柏拉图的有关思想。

一、关于人是万物的尺度

《泰阿泰德篇》探讨知识,并借苏格拉底之口明确指出:“我问你的问题不是知识的对象是什么,也不是有多少种知识。我们不想数清知

识的门类,而是想发现知识本身是什么”^①,“当一个人不知道某个事物是什么的时候,你不会设想他能理解这个事物的名称”(第658页)。经过一些讨论之后,借泰阿泰德之口得到了一个结论:“知识无非就是感觉”(第664页),然后由此出发,展开了深入讨论。

【译文1】

苏格拉底 你提出的关于知识性质的解释无论如何都不会被轻视。你的解释与普罗泰戈拉的解释是一样的,只不过叙述方式有些不同。他说,你要记住,“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无疑,你读过这段话。

泰阿泰德 是的,读过好几遍。

苏格拉底 他的意思岂不是在说,你我都是人,因此事物“对于我就是它向我呈现的样子,对于你就是它向你呈现的样子”,对吗?

泰阿泰德 对,他就是这个意思。

苏格拉底 一个聪明人说的话不会是胡说八道。所以,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意思吧。有时候一阵风吹来,我们中间的一个人感到冷,另一个人感到不冷,或者一个人感到有点冷,而另一个感到非常冷。

泰阿泰德 当然是这样。

苏格拉底 那么,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说风本身是冷的或不冷的吗?或者我们得赞成普罗泰戈拉的看法,风对于感到冷的人来说是冷的,风对另一个人来说是不冷的?

泰阿泰德 后一种说法似乎是合理的。

苏格拉底 那么,风就是这样对我们每个人“呈现”的吗?

泰阿泰德 是的。

^① 柏拉图:《泰阿泰德篇》,载《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57页。以下引文只注页码。

苏格拉底 “对他呈现”的意思就是他“感觉到”它是这个样子的吗？

泰阿泰德 对。

苏格拉底 那么，“呈现”与“感觉”在热和冷这个事例中，以及一些类似的例子中，是一回事。对每个感觉到它们的人来说，它们就是存在的。

泰阿泰德 似乎如此。

苏格拉底 因此，感觉总是对于存在的感觉，作为知识，它是无误的。

泰阿泰德 这一点很清楚。（第 664—665 页）

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提出普罗泰戈拉的观点，从而把关于知识就是感觉这种看法的讨论转换为关于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讨论。二是讨论普罗泰戈拉的观点。在具体讨论中，柏拉图以举例的方式说明什么是感觉，什么是呈现，从而说明感觉总是对存在的感觉。为了便于讨论，下面我们分步骤仔细分析这段话。

第一步设定所要说明的观点：人是万物的尺度。具体地说，人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

第二步是解释上述观点：一事物是向人呈现的样子。

第三步以风为例解释第二步的意思。“一阵风吹来”，人们感觉到冷。于是有两种情况：其一，风是冷的或风不是冷的；其二，对于感觉到冷的人来说，风是冷的，而对于不感到冷的人来说，风不是冷的。后一种情况是合理的。

第四步得出结论：风对一个人“呈现”某种样子，这意味着，这个人“感觉到”风是那种样子。

第五步进一步得出：“呈现”和“感觉”是一回事。对于感觉到一事物的人来说，该事物是存在的。

第六步终于得出：感觉是对存在的感觉。

以上六步论证在这段话中非常清楚。所得的结论是：感觉是对存在的感觉。由于人有感觉，因此说明了人有对存在的感觉，因而人是存